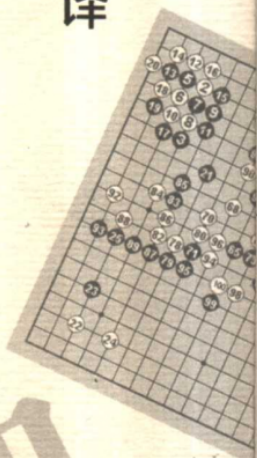


超越实地与模样



〔日〕赵治勋
张唤民

著
译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WenYiChuBanShe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5922812

G891.3

Z340



【日】 赵治勋 著
张唤民 译

BaiHuaWenYiChuBanShe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超越实地与模样

GA 709/9

592281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超越实地与模样 / (韩) 赵治勋著; 张焕民译. 一天
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1

ISBN 7-5306-3156-X

I. 超 … II. ①赵 … ②张 … III. 围棋—通俗读物
IV. G891.3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4844 号

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

图字 02-2000-84 号

JI TO MOYO O KOERU MONO by Cho Chikun

Copyright © 1999 by CHO Chikun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WADE SHOBO SHINSHA.

Tokyo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

邮编: 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l.tpt.tj.cn

<http://www/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3.75 插页 4 字数 84 千字

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000 册 定价: 10.00 元

前 言

关于围棋技术的书籍随处可见，但是记叙围棋的散文、随笔却屈指可数。鉴于围棋出版方面的这种倾向，有人希望我能随便谈谈赵治勋流的围棋观，即希望在领教较难的围棋技术之前，能先听听我对围棋的基本想法。这就是本书的由来。

如果说它是棋艺论或棋艺谈之类的东西，这么高深的字眼儿我可有点儿担戴不起。那是立脚点要高、并要阐明棋艺的秘密的。本书没那么一本正经，而是将日常生活和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原本道来，就像有名的相声演员的失败谈、苦劳话，如实地讲述他们的艺术生涯一样。

但是，棋手并没有什么值得讲给人听的波澜壮阔的生活内容。表面上平平凡凡，讲起来没什么劲。

如果说有什么可讲的，在我，只能是围棋，就是离开围棋，也是直接间接与围棋有关的事情。这也就是本书的内容。作为棋手，我现在能讲的只有这些，高于此、远于此的，都非我所长。

其实从少年时代，我就认为，棋手谈棋，也就必然涉及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。因为我认为，世界的一切都包含在围棋这种游艺之中。这或许是错觉？也许我把围棋看得太高了？

不过，一般被称做棋手的这类人都抱有这种想法。

本书的书名定为《超越实地和模样》，这是出版社的强烈要求。应该说，题目切中了我的意向，坦率地表现了我对围棋的基本看法。也就是说，通过本书我最想告诉读者的，都包涵在了这个题目之中。

不是死板地就实地论实地，就厚势论厚势，就模样论模样，而是把它们放在相互关系之中去考虑。不是固定地看，而是流动地看。不是绝对主义，而是相对主义。我相信，本书能够使许多读者根本改变围棋观念。

没有什么赵治勋流，如果非说有，那可能是人们常常看到的：向极限挑战，乍看是毫无道理的战法。我常开玩笑说，我的战法太危险，业余棋手们可别学！但是我这样走棋，确有我充足的理由。作为我，不但不觉得毫无道理，反而认为极为合理。

是的，不学我的棋法没准儿更安全一些，但是，相信我在本书中所谈的基本观点，绝不会吃亏。

本书后半部分所涉及的时间限制、对历代名人的评价、对棋手的评论，当然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，也可以说，只是我的一些印象。换了别人，自然有别的看法。

1999年8月 名人位决胜战中 赵治勋

目 录

一	少年时代的包袱·····	(001)
1	幼年的体验·····	(001)
2	超出实力的精神·····	(003)
3	自负的意义·····	(005)
二	劝君取地·····	(008)
1	为什么取地·····	(008)
2	取地才能厚实·····	(010)
3	什么是“地铁棋”·····	(012)
4	应该提防的一点·····	(014)
5	取地就是施加压力·····	(016)
6	进攻模样·····	(021)
三	表里一致的坚守·····	(024)
1	攻和守·····	(024)
2	兼备坚守和进攻·····	(026)

3 攻击型坚守.....(027)

4 坚守的棋风.....(033)

四 必然的读棋和偶然的读棋.....(035)

1 读棋是唯一的武器.....(035)

2 读棋的质比量重要.....(036)

3 两种长考.....(038)

4 全局的读法.....(041)

5 读不了的部分.....(044)

6 偶然的读棋.....(047)

7 读棋要看对手.....(050)

五 不必判断形势.....(052)

1 判断形势的人

和不判断形势的人.....(052)

2 我不判断形势的理由.....(054)

3 虽说是劣势.....(056)

4 真是逆转吗.....(059)

六 国际化时代与时间限制.....(061)

1 对时间限制的看法.....(061)

2 二日制是日本文化.....(064)

3 三小时也长.....(066)

4	实话实说·····	(069)
七	现代强于过去·····	(070)
1	日本的名人们·····	(070)
2	一花独秀是落后·····	(072)
3	时代在进步·····	(077)
八	昭和、平成的大棋士·····	(079)
1	吴清源·····	(079)
2	吴清源老师的悲剧·····	(081)
3	坂田荣男·····	(083)
4	小林光一·····	(085)
九	人生有救·····	(087)
1	人生论·····	(087)
2	武宫正树·····	(090)
3	人生都是运气·····	(091)
4	积土成山·····	(096)

赵治勋激战棋谱

一 少年时代的包袱

1 幼年的体验

在幻庵因硕的名著《围棋妙传》的序文里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我是在还不懂事的六岁那年秋天，不幸开始学习棋艺的……”江户时代的六岁就是现在的五岁。这一点和我很像，在还不懂事的年龄就走上了围棋之路。幻庵老师说“不幸”是因为他的韬晦。在我，很难说幸福还是不幸。至少在没有什么幸福感这一点上，也许和因硕老师有点儿类似。

一点儿也记不得在韩国时的事情了。不是快五岁，就是五岁刚过，那时父亲教哥哥下棋，大概把我也带到了街上的棋社。但这些在我的记忆里是一片空白。

大哥赵祥衍（日本棋院五段）很早以前曾在什么文章里写道：“治勋只是实战，定式什么的都没学过。只告诉过他一条：对方来碰就扳，对方断就长。”大概说的是图 1 的黑 2、黑 4 那样的棋型。想起来就想笑，就教了这么一条，还教得这么没道理。当然我不会守株待兔，我甚至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。

最早的记忆是一满六岁就来到日本，第二天正式与林海峰（当时六段）下了一盘五子棋，并且幸而得胜，后来被木谷实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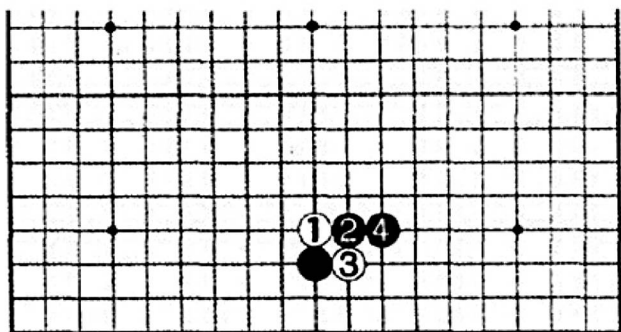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

师收为弟子。从此,记忆的相册才逐渐加厚。不过,进了木谷道场,一次也没有过谁来教我点儿什么,这里也都只是实战。少年棋

手的学习方法有各种各样,很难说孰优孰劣。

大概正是那个时候,记不清是《棋道》还是《围棋俱乐部》上有一篇报导。我学说日语进步较快,汉字不久也习惯了,读杂志之类的没什么困难。那是一篇不长的报导,向著名棋士提出了一个问题:“你小的时候,关于围棋,老师是怎么说的?”记得回答问题的好像有三位。

高川格:“老师说,围棋是抢占实地的游戏,地盘大的胜。”

木谷实:“老师说,围棋是提掉对方棋子的游戏。”

岩本薰:“老师说,既不是抢占实地,也不是提掉对方棋子,而是做两个眼,求得生存的游戏。”

也许不是木谷老师,而是藤泽朋斋。总之,回答是三人三样,说出了围棋的不同侧面和自己的独特的棋风,也说明了幼小时期所受的教育对以后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。

但是我却没有受到过什么教育,包括技术方面的指导。老师只是默默地看我下棋。师兄们也不教我。什么都要自己去开拓、去发现。这就是木谷道场的自由放任主义。

不过,木谷老师却只给了我一个人一个特别的任务,或说目标:十岁入段。当时,一般说,十三岁入段的比较多,十三岁左右入段被当做目标。以前比现在更强调早期入段。

尽管如此,十岁还是早,太早了。下达任务的是木谷老师本

人,就像公约似的,弄得周围无人不晓。木谷老师的逻辑是,学了一年就能达到业余五段的水平,弱龄六岁进入道场,所以十岁也不能说是太早了。

我的精神支柱只有这个目标,可以说其他一无所有。入段比期待的晚了一年,是十一岁。关于这一时期精神上的动摇和变化,我在此前的几本书里写到过:周围的巨大期待对孩子来说有可能成为负担,也有可能成为激励。在我的童心里,我是把推迟了的这一年当做最后的背水一战才入段成功的。

因此,在行棋技巧方面,我几乎一无所知。我也不记得那时我有过什么技巧。“凭赵治勋那点儿实力,还真入了段!”别人这么看,我也这么想。那么,我为什么入段了呢?那是因为精神的力量使我发挥出了超出实力的水平。我一直保留着少年时代的这种体验,我的精神结构到今天、过了几十年也没有变。我总是做出超出我的实力的成绩。我这么说,人们也许怀疑我说的不是实话:现在的赵治勋?不可能吧!不过看了这本书就会知道,作为棋手的我,我的围棋观念,恐怕和大家想像的差得太远了。那我也就不必客气了,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

2 超出实力的精神

到日本的第二天,正式和林海峰对局(让我五子),这既是我的围棋史的起点,也是可称记忆的最初的记忆。没必要做特别详细的分析,只要浏览一下棋谱就能知道,我的棋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。充分发挥了头脑灵活的一面,战斗力强,全局的构思也很巧。当时,我自己都以为,我没准儿有围棋的才能。

但是对于当时的新生力量林海峰来说,对手昨天刚到日本,还是个不知深浅的孩子。并且对局是在木谷一门纪念突破百段的庆祝会上。这种时候一般不用真刀真枪,说高抬贵手也许不太

恰当，但是谁不想差不多对付一下，早点儿完事儿呢。这如果是在道场里的训练，根本不用客气，肯定得让我七子、八子。

所以，不能根据那一局就说有没有才能，实际上，棋力比看上去的要低。正像前边所说，我是用精神力量来弥补才能的不足。

人们常常随口就说才能啦、天才啦，然而这些词汇究竟说出了多少实际情况呢？说心里话，我从没觉得自己在围棋上有出众的才能。

为了不至于误解，我再强调一遍，我那样说既不是客气，也不是谦逊。而是说真心话。“你既然没有下棋的才能，那你有什么？总得有点儿什么吧！”围棋、将棋、体育运动都是与对手比高低。比到最后总得有个胜负输赢。我总觉得，这与自己的性格不相符，而一个人创作点儿什么的工作好像更适合我的本性。这种想法很早以前就有，直到如今还盘据在我的心头。

“但是，你下棋下到四十多岁，并且留下了这么多业绩，却说没有才能、棋力欠缺，这是要遭报应的。”遭报应，说的没错儿，非难，我也认真接受。越说没才能的人越有才能，人们也许这样看。并且都这样看的话，我也许就显得更棒了。

大量这样的看法，大量这样的错觉……每个棋手的世界都少不了这些。这对健康的、不健康的、正常的、不太正常的棋手来说，都一样。

那么，我为什么说自己没有才能、棋力欠缺呢？

这些都源于我幼年时代的体验，并且这些体验现在还起着作用。当然这里不是在说这些体验的好坏，而是说这些体验偶然被我经历到了。

说起来，六岁出国是好呢，还是不好？虽然围棋杂志常常登载关于道场热气腾腾的生活场面、关于少年棋手可爱的生活场景之类的文章，但是作为弟子，我们却各有各的烦恼。并且最终，这些烦恼大都还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消解。

没有才能、棋力欠缺的想法产生于最初:

第一,年龄太小,连日常生活的规则尚且搞不清楚。

第二,身量太小,完全是个毛孩子。师兄们几乎不把我当做他们的师弟。

第三,这是最重要的:我的棋在道场里是最臭的。从北海道到九州,来自全国、被称做“地方上的天才少年”的孩子有很多,他们无论年龄还是棋力都在我之上。当然,这是很自然的事情,但是我作为其中的一员,却不能心安理得。

尽管被称做汉城的神童,但是在道场里,只是普通的孩子,并且是最弱小的毛孩子。这一时期的幼年体验,夸张点儿说,就像是精神上的外伤,使我直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没有才能、棋力欠缺。

也许有人会说:很难理解,过了三十多年还这样想,肯定是吹牛。也许是不好理解,但是我绝没有吹牛的意思。到现在为止,我一次也没有觉得自己的棋厉害、自己具有围棋的才能。在这一点上,大概大部分的专业棋手都有同感吧。

3 自负的意义

就人生的可能性而言,如果我在韩国再多生活一段时间,那会成为什么呢?可以肯定,会成为充满自信的自负少年。那时,因为还没有儿童和少年少女的围棋比赛,所以我是在很多棋社的比赛中夺得了冠军、出了名的。

成为自负少年这件事本身没什么不好,可以等到斗志发展起来之后再回来日本。比如柳时薰、赵善津他们就是这样一代人,并且现在他们在日本也取得了成功。

要是举一个极端的例子,那就得说李昌镐了。他没有离开过韩国,作为韩国的自负少年成长起来,并且作为自负少年夺得了

天下。可以想像，我所饱尝的幼年体验的滋味，他可能一点儿也没有尝到过。

，这样看来，什么时候入门拜师是因人而异的。我现在也收弟子，并且以后也打算收下去，当然，事先判断孩子是否有前途的事是无法避免的。因此，对孩子说出“愿意的话，可以到我这儿来”，这是需要勇气的，并且什么时候说，也是经常烦扰我的问题。

我作为师父，根据经验得到的一般结论是，不希望孩子在七八岁这样较早的年龄进入道场。当然在地方上，就是成了自负少年、棋力有所增进，也属于没见过大世面。但是在少年时代成为自负少年这件事是很重要的，一方面，可以培养自信，另一方面，斗志也充分发展起来了。即使受到攻击，也会有胆量把进攻看做“臭棋”，也会有旺盛的斗志进行反击。处于这一阶段再入门拜师，这就是赵治勋道场的一般标准。

在这种意义上，我六岁就来到日本，这只能说是一个例外，和其他人的情况无法比较、对照。这种例外恐怕不会再有了吧。

不过，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也会自然而然地取得平衡，在精神和肉体上过于幼小反而没准儿是件好事。由于过于幼小，“这给我危险”的意识和“这使我安全”的意识都能得到充分的培养。两三年以后，也许还会失败，但是五六年以后就会成功了。

本书主要论述我的围棋观、我对围棋的看法。然而开篇我就聊起了我的幼年体验，读者也许会感到奇怪，但是除此，读者无法理解我对围棋的看法。

总之，我无缘成为自负少年。这是我和其他棋手不同的地方，过了四十岁，我才得到了这些头衔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如果是别人，还不知怎么威风呢，但是我却怎么也威风不起来。如果能自负一点儿该多好啊，可我幼年时代的缺憾却一直萦绕着我。

没有自负心，于是就没有一局接一局地赢下去的自信，反而有一种不安的心理：下一盘大概要输，以后也许赢不了了。也许

有人会说，赢不了有什么办法，只好认倒霉。当然，这也是个办法，但问题是，从以前到现在，在我一直摆脱不了周围的棋手都很强这种意识。

几十年如一日都摆脱不了这种意识，这样的话，我也很担心这本书恐怕会成为一本极为幼稚的“谈艺录”。

下面我将详细谈到实地与厚势、模样的关系问题，因为与一般的看法很不一样，也许会使读者感到惊讶。我的棋风源于少年时代没有经历过自负少年的阶段这一事实。即使我铺开了模样，对手也会大胆地冲进来，结果我还是大败。总是担心早晚会被打垮的这种心理状态，就是由于“周围的棋手都很强”的意识造成的。

所以我以为，专业棋手的棋风、围棋观都是在少年时代就逐渐形成了的。不用一一例举，一流棋手都是如此。说起来，怎么也无法超越自己的棋风，这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。但是棋风和围棋观是可以随年龄渐长而日益精进的，少年时代在精神上留下的印象也不会一生毫无变化。

二 劝君取地

1 为什么取地

人们都说：“赵治勋的棋是取地的棋。”报刊杂志也频频这么宣传。算起来，也许我取地的棋比较多，所以人们才这样说。报刊杂志怎么写，那是报刊杂志的事情。不过我觉得，对于实地、厚势、模样这围棋三要素，围棋记者们有着极大的误解。对此，我想具体说说。

我想先说的是，“取地”本身谈不上好坏。同样，“制造厚势”、“扩张模样”也谈不上好坏。它们只是行棋过程中的一种手法。

它们都只是围棋的正当手法之一，所以当专业棋手告诫围棋爱好者“不要一味地取地”的时候，爱好者们还会感到很惊讶：“哎，是吗？”围棋当然是抢占地盘的游戏，但问题是取地的方法。本来是技术方面的问题，却当做了价值判断的标准，当做了普遍真理。

本书希望帮助读者正确地理解取地的意思。

在赵治勋道场，不管专业棋手，还是棋院院生，一概互先，并且一般是一着三十秒的快棋。在看棋力较高的人和棋力较低的人对局时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。刚觉得棋力较低的走得不错，较

高的就开始打入了，即打入对方的模样。一会儿，打入的棋子不但没有被吃掉，反而把模样弄得漏洞百出，甚至杀死了对方的棋子。

每当看到这种情景，我就不禁想起自己的过去。我小的时候正是这样。没有才能，棋力欠缺，具体指的就是这种情况。这时，幼年时代的体验也会又在我脑海里重现。

那么，经历过自负时代的少年会怎么样呢？

以自负少年为对手，是不敢打入他的模样的，因为打入进去反而会被吃掉。当然不一定总是被吃掉，不过孩子王们对自己的棋力充满信心，所以会想办法让你出错。我因为从没有过那样的自负时代，自己的模样总是被对方毫不客气地打入进来，一点点地蚕食掉。所以我到现在也不敢走模样棋，大概因此，我的棋才被称做取地的棋。

当然也有和我正相反的人。喜欢扩张模样，喜欢攻击打入进来的棋子，喜欢提掉对方的棋子。比方说，武宫正树。他原来就很厉害，小时候是个典型的自负少年。和我的胆小正相反，他是你敢过来，我就宰了你的架式。这种架式如果不叫自负，也可以说成是拼劲儿十足。这就是为什么武宫能创造出他的宇宙流的原因。

也许有人会问：你小时候胆儿小，那么现在呢？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：尽管幼年时代的体验十分重要，但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人不是总在不断变化吗？

就是说，你以前也许是真是那样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吧？难道不想试试模样棋吗？其实，我自己也有这种念头，赵治勋的棋不单单只是取地的棋。比方你翻开《围棋年鉴》，就可以知道，从很早以前我就走过不少模样棋。

我觉得我是进行过各种尝试的。四十多岁的我已经不是十几岁的我了。不过只是我的各种尝试不易被人发现，因而没人提及罢了。当然，我不是想让谁来注意这些尝试，而是想清清楚楚